

學羽總略總問答

· 第一輯 ·

廣西人民出版社



321.11
875

書號：(桂)0048

學 習 總 路 線 問 答

編 著 者：廣西日報編輯部黨的生活組

出 版 者：廣 西 人 民 出 版 社
南 寧 大 樹 路

發 行 者：新華書店廣西分店
南寧民生路一六六號

印 刷 者：南 寧 人 民 印 刷 廠

1—30085 一九五四年二月初版

定 價：八 百 元

問：社會主義社會什麼時候來？

答：社會主義社會不是從天上掉下來的，不是政府下一道命令就可以出現的；社會主義社會必須由勞動人民努力創造、建設，一點一滴地積累財富，一步一步地實現國家的社會主義工業化，實現對農業、對手工業和對資本主義工商業的社會主義改造，這些工作完成了，中國成了先進的工業國，工廠、礦山、企業……都變成國有的，農村也達到電氣化，農戶的耕作絕大部分變成完全社會主義的農業生產合作社（集體農莊）的耕作，那時就叫做社會主義社會。正如砌一所房子，先打地基，再砌牆，安門窗，裝大樑……到蓋好瓦，才成了一所完整的房子。

這樣，我們就可以明白了：一所房子，是要大家齊心合力才能砌成的，社會主義社會何嘗不是這樣呢，像蘇聯，三十五年前，剛剛推翻皇帝、地主和資本家不久，就有反革命分子發動叛變、內戰，帝國主義也用軍隊和金錢來支持叛亂的反革命分子。到結束內戰、開始恢復和建設時，全國有七千座重要橋樑被破壞了，有兩千兩百萬人民沒有飯吃，因為沒有原料、糧食，工廠只好停工，沒有電和柴火，那種情形比我們初解放時苦上

十倍，可是蘇聯人民在列寧、斯大林的領導下，艱苦奮鬥，經過十年，到底建成了社會主義社會，我們中國條件比蘇聯當時好得多，蘇聯又肯把自己建設社會主義的經驗教給我們、幫助我們，在相當時期內建設成功是足有把握的。

這個「相當時期」到底是好久呢？可不可以推算出一個確實日期來呢？當然，看看蘇聯的經驗，摸摸自己的家「底」，是可以大致估計出的；但我們還應該這樣認識：社會主義既是勞動人民所建設的，那麼，建設的快慢也就為勞動人民所決定；正如砌一座三層樓的房子，在通常的情形下要兩個月，可是做工的人，你來我不來，在工作時間內睡大覺，或是偷工減料，馬虎了事，逢上下點小雨，大家就都歇工，這樣，兩個月就很難砌成了；相反地，如果大家明白了砌房子是爲了全體的福利，積極肯幹，精工細作，在工作中又有發明創造，提高勞動效率，一個人如此，百個人如此，那就會使建築工程加快進行，或是如期完成，或是提早半個月二十天完成，都說不定的。

明白了這個道理，農民們就不要再講什麼「等到眼睛瞎、骨頭爛也等

不到」、「盼不到的，還是拿犂柄子算了罷」等等喪氣的話，就要積極響應政府的號召，參加生產互助合作、供銷合作和信用合作的組織，走大家富裕的道路，把糧食賣給國家，以支援國家工業化、打擊投機奸商；應該認識：做這一切工作都是爲了社會主義，做得好些，社會主義的幸福生活就來得快些。

問：我們這裏山高嶺多，連汽車都開不進來，怎能實現社會主義呢？

答：山區是同樣能實行社會主義的。在蘇聯，住在山區的農民，和平地上的農民一樣，過着富裕幸福的生活，一樣集體化。蔣在球從蘇聯回來說：像格魯吉亞和阿塞拜疆共和國的高山上，也組織集體農莊，也有汽車來來往往，也有電燈、自來水，還有醫院、學校和俱樂部；山坡上，也能用小拖拉機和馬拉農具。一架馬拉農具，一天能割六十畝麥子。山區地多人稀，又能大量的養牛、馬、羊和種水菓、茶葉等，這些東西都是很值錢的。

蘇聯從一九二八年到一九三七年，十年的時間，就實現了社會主義，道理在哪裏呢？不用說，是因爲蘇聯共產黨英明的領導和蘇聯全體人民的

努力得來的。大家都知道：蘇聯的今天就是我們的明天。我們中國，在共產黨的領導下，已經開始實行第一個五年經濟建設計劃了，只要我們大家跟着共產黨，照着毛主席指出的總路綫去走，踴躍把餘糧賣給國家，大家「組織起來」積極增產糧食，支援國家工業化，經過一個相當長的時期，我們的山區也會成為社會主義的樂園了。如果我們不是這樣，大家都坐在家裏等着社會主義，那是等不來的。很明白，蘇聯人民的幸福生活，不是從天上掉下來的，是經過他們付出不少的勞動和辛苦才得來的。有的農村工作同志認為山區的工作趕不上平地，總是有點不安心工作。如果這些同志都能從全國來看，為全體人民也就是為他們自己的幸福日子來着想，他們就會知道：全國人民現在好像正在過渡到社會主義社會的渡船上，哪一個地區的人不努力划船，都會使船走得慢。正是這個道理，所以，在山區工作的同志，同樣要加把勁，使得坐在船上的人，都盡了力量來划船。只有這樣，山區的工作才能很快的迎頭趕上去，才能同全國人民一道過渡到社會主義社會。

問：工人收入比農民多，生活過得比農民好，這種情形合理嗎？是不

是農民養活工人呢？

答：對比起來工人收入比農民多一些，生活過得比農民好一些，但並不是農民養活工人。現在就談談這個道理：

首先，工人生產的東西比農民要多得多。拿廣西柳州鐵路機務段來說，共有職工四百零九人，從前年七月到十一月中，總共生產了二十億元，平均每人每月生產了一百萬元，如以五百元一斤稻穀折算，他們中間一個人一年的生產就抵得上兩萬四千斤穀；而我們農民每人每年至多只能生產三千斤穀上下。這就是說，這機務段一個工人能抵得上八個農民的工

作，在全國各地，有的工人生產得還要多，有的一個抵得上幾十個甚至幾百個農民的生產。為什麼工人生產比農民得多呢？一句話，因為他們主要是參加集體勞動，利用機器生產。比如鐵路，是用火車運輸貨物的；柳州鐵路管理局的職工，一九五三年全年平均生產了八萬三千三百五十噸公里，就是說每人每天要把一萬斤重的貨物搬運九十里路之遠。如果不用機器而靠肩膀來挑，一個人一天最多挑一百斤走八九十里；這樣算來，一個鐵路工人一天的生產就等於一百個用肩膀挑的人的生產了。因為用機器生

產，所費人力不多，一個火車頭幾個人就開動了，但是運貨多，行路快，運價却反比肩挑還便宜得多。

工人生產出來的東西，除了拿回一部分工資以外，其他全部都交給國家，而農民生產出來的東西除了向國家交納一部分公糧之外却全部都歸自己所有。這是工人和農民不同的地方，現在我們再看一看：是不是工人的工資拿得太多，是不是工人的生活比農民好得多呢？不是，國營工廠工人生產的財富全部要交給國家，供應國家和人民的需要，並用作擴大再生產，實現工業化。根據按勞計酬的原則，他們只能取得合理工資，私營工廠的工人，也同樣只取得一份工資。看起來一個工人的工資一個月是有好幾十萬，但是由於工人住在城裏，吃的、穿的、用的、樣樣要買，又沒有其他副業收入，有的工人還靠工資養一家人呢，所以仔細算起來也並不比農民生活好幾多。爲了把國家建設好，大家都是抱着艱苦奮鬥的精神在幹。

工人參加勞動，是自食其力。雖然他們吃的大米是農民兄弟生產出來的，但這是工人拿自己用勞動換來的工資向農民購買的。並沒有剝削農

民。正如農民所用的日用品都是工人生產出來的，農民用糧食去換日用品，不能說是剝削工人一樣。所以工人、農民永遠是一對利害關係一致的親兄弟。

工人階級是時時刻刻關心着農民的。全國工人都知道，我們農民增產了不少糧食，多餘的都賣給國家，工人爲了實現國家工業化，爲了幫助農民更大地提高生產量，也正在努力開展增產節約運動，積累資金，作爲國家繼續開辦和擴大工廠、礦山、發展交通、興修水利之用，陸續製造新式農具、拖拉機供應農民進行集體生產，帶領和幫助全體農民組織起來走大家富裕的道路。工業越向前發展，工人階級對農民的幫助也就越多越大。懂得上面的道理，就知道現在工人生活比農民好一些是很自然的，合理的；工人並沒有剝削農民，有人說：「多一個工人，多增加農民一份負擔。」是完全錯誤的。

問：現在辦工廠的錢是哪裏來的？是不是都從公糧裏面出的？

答：現在我們國家進行大規模經濟建設，實現國家的社會主義工業化，開辦了許多工廠。到一九五九年止，國家在蘇聯的幫助下新辦和改建的大

工廠、礦山就有一百四十一個，這些工程完工之後，我國就可以自己製造各種機器，其中就有製造拖拉機和各種農業器械的，那時，就可以用這些機器在比較大的平地上翻土、耙田、播種，代替雙手耕種，大大提高生產量，提高人民的生活。

辦工廠，就要很多錢，辦小的，要幾十億一個，辦中等的，要幾百億一個，辦大的，每個就要幾千億或幾萬億以上。這些錢從哪來呢？當然是不會從天上掉下來的，也不是剝削人來的，而是靠我們全國勞動人民勞動得來的。現在，我們國家建設用的錢，它的來源，主要就是國營工業利潤、工商業稅收和農業稅收（公糧）。在全國總收入中，國營工業和商業稅收入佔比例大還是農業稅佔比例大呢？可以告訴大家：是國營工業和商業稅的收入大過農業稅的收入。一九五〇年農業稅佔國家總收入的四分之一，到一九五三年，就只佔七分之一了，這就是說農業稅在國家總收入中所佔的比重降低了。另一方面是國營工業利潤及商業稅收所佔比重提高了，一九五〇年國家工業利潤及商業稅佔總收入的三分之一，一九五三年就提高到了五分之三了。爲什麼呢？這是不是替工商業吹牛呢？不是吹牛的。因

爲三年來工業生產恢復了，發展了，商業擴大了，繁榮了。更重要的是工業生產創造的價值極大，國營工業上繳國庫的利潤也大。拿一九五二年我省的實際情況來說，一個七十多個工人生產的電廠，全年上繳給國家的利潤，就大約等於二萬六千六百個普通農民所交的公糧。

再舉個例來講吧！一九五二年，全縣八區龍水鄉農民蔣中元，一家六口人，耕十畝九分七的地，全年正產副產共收入折算八千六百四十斤稻穀，平均每人勞動創造的價值是一百二十多萬元。而一九五二年南寧電廠每個工人勞動創造的價值，就比蔣中元家每人創造的價值大九十二倍。負擔方面呢？又以蔣中元家來說，一九五二年實負擔九百五十斤，折算幣值，每人約負擔十三萬二千九百多元（照現在穀價推算），而南寧電廠上繳利潤，平均每個生產工人的負擔比蔣中元家平均每人的負擔要大三百八十四倍。這個例子雖然是大體上的計算，但可以從此看出一般的情況來，即工人比農民的負擔大得多，這也就是說工人老大哥擔負的建設祖國的責任更重大更光榮。

共產黨和工人階級領導農民打倒地主階級，把土地分給農民生產，工

人們又在工廠裏製造了許多日用品，運到鄉下推銷，使農民兄弟生活一天一天改善。同時，農民們種田，出產了糧食供給工人，使工人有飯吃，還供給工業原料，進行生產，這是分工，又是合作，共同建設新中國。現在我們國家經濟還相當落後，正需要工業化，辦工廠，錢從哪裏來呢？就需要大家來負擔，但不是說平均負擔，你負擔一萬，我也負擔一萬，不是的，而是應按勞動條件，創造價值大的，就多負擔，小的，就少負擔，這是合理的。所以，不應該說：「你少出了，我多出了」，今天我們大家的負擔，是爲了祖國，爲了社會主義，爲了長遠利益，爲了美好的明天！這是完全應該的。

問：既然現時農民生活還相當苦，可不可以先建設農業，等農民生活改善了再辦工業，少辦幾個工廠不可以嗎？

答：不可以！

不要把工業建設看作是和農業無關的問題。發展工業的重大意義之一，正在於促進農業的發展，使它和工業建設的步調配合起來。國家工業發展了，不但能夠更多地供應農民的布疋、用品、肥料等必需品，更重要

的是製造新式農具、拖拉機等滿足提高農業生產的需要。

那末，「農民就用犁頭耕，用牛拉，不行嗎？許多年不也就是這樣耕作的？」問題就在這裏：農民爲什麼窮苦？除了地主階級的剝削，還有地主階級所帶來的這種落後的生產狀態。地主階級雖然被打倒了，但這種用牛拉、用犁耕的既慢、費力，又不能提高產量的情況仍然未改變，收穫少，農民從哪裏富裕起來呢？我們比較一下機器耕種和雙手勞動誰的功効大罷：去年，我省貴縣辦了一個「國營西江機耕農場」，這個農場犁田的拖拉機還是一種小型的，用它開荒，一架機子一點鐘犁三畝，土深七八寸，工作十小時，犁田三十畝。機器不像牛，可以不休息，省人力，省時間，工作又好，如聯合收割機，它一面割禾，一面打穀，四五分鐘就能裝打好兩千斤左右的穀子，農民用手收割，一天能收割幾多呢？聯合收割機做一天工就等於四百個農民一天的工作。可見農民組織起來，互助合作，逐步實現農業集體化，實行機器耕作，才是克服貧困的根本方法。

要做到農業集體化，農民都組織起來，像西江機耕農場一樣用機器耕田，就必須先發展工業。如果停下工業，先搞農業，不僅因爲這種小生產

狀態不能改變，農業生產無法發展起，而且它將給國家的整個經濟建設和國防事業帶來嚴重的不利；首先，供應全國人民的各種工業用品和消費品的數量不能增加，不能滿足人民生活發展的需要，直接影響到各種工作和生產，其次，國家不辦工廠、開礦，就不能製造出足夠保衛祖國安全的各種飛機、大砲輕重武器等，如果帝國主義進行侵略，我們怎樣抵抗呢？難道我們的國家還能和十幾年前相比，那時日本鬼子打來，很快就把大半個中國佔領去，這種慘痛的往事對我們廣西農民來說，不是還記得很清楚麼！

所以工廠是不能少辦的，在進行社會主義建設中國家非大力發展工業不可。

問：只有地主、二流子、土匪才需要「改造」，為什麼農民也要「改造」呢？是不是跟「勞動改造」一樣呢？

答：其實，要弄通「改造」的道理並不難。先從一個人的轉變講起：這人是全縣洛溪鄉的農民趙應軒，土地改革後，他看到有人拿餘糧放加五的高利，利滾利，發了財，去年，他也想學人家的樣，把一千一百二十餘斤

糧加五分利放出去，直到聽了關於總路綫的報告，認清楚要走社會主義共同富裕的道路，才改變了主意，決心把一千多斤穀賣給國家。他明白了放高利是一少數人發財、多數人遭殃」的道理以後，又講出了該鄉農民趙仰忠的事情。趙仰忠一家三口，過去一直幫地主打工，土地改革分得了十一工二分田，因為家底薄，討老婆時虧空了十六担穀。去年，他家收了三十大担穀，連本帶利還了十五大担，剩下十五大担不夠吃用，逼得又賣出了三工六分田。像趙仰忠一樣，該鄉有二十戶，或者是娶親要用錢，或者是生病虧空了，生活發生困難，不得不賣田；至於借債的人家，那就更多了。這樣，年年借債，年年賣田，到頭來，又要像土地改革以前一樣，許多人一年年窮下去了。

大家都明白，在農村裏，幾千年來，發財的辦法，不是僱工、放債，就是買田出租、做生意，另外再沒有其它的辦法了。所以，我們有餘糧的農民，也只看到這點，學會了這點。這個靠剝削發財的老辦法好不好呢？上面講過，那是使少數人發財多數人貧窮的辦法，當然是不好。既然不好就要想辦法「改造」。對農業的社會主義改造，就是要我們農民學會新的

辦法，發展生產，組織起來，大家發財、共同富裕。這就跟改造地主不一樣。地主是幾千年來都是靠剝削過活的，他們能夠剝削人，因為他們有土地在手裏；而我們農民那時受剝削，是因為我們沒有土地，所以土地改革時，把地主的土地沒收過來分給我們農民，使他們再不能用土地來剝削我們了。現在，講農業的社會主義改造，就是把農民要走原先的舊道路的思想改變過來；叫他們走社會主義的新道路：認清社會主義和資本主義這兩條道路的好壞，大家都參加互助合作，把糧食賣給國家。比如三江縣板坡鄉農民覃榮生，他的互助組前年冬天才組織起來，去年全組共收得二萬零二百零七斤穀，比前年各家分散耕種增產了四成二，全組的生活，比前年過得好了。這就不用僱工、放債、買田、做生意的老辦法來「發財」的一個榜樣。互助組以後還要發展成為具有更多社會主義因素的農業生產合作社，到完全社會主義的生產合作社，和蘇聯的集體農莊一樣。對農業逐步實行這樣的改造，我們的日子才能越來越好，才能生產更多的糧食和其他農產品支援國家工業建設。

「改造」的道理就是這樣，有些人以為是跟對壞分子的「勞動改造」

意思一樣，那是極端錯誤的。

問：在宣傳總路線中，有些地區的鄉村幹部和農民批判資本主義思想行爲，在這方面應該注意些什麼？

答：在宣傳總路線時，講清兩條道路，批判資本主義的思想行爲，是很必要的；但是，有些人看見農民買雙膠鞋，也說是「資本主義」；看見農民在農閑時磨豆腐、彈棉花，也說是「資本主義」；甚至餵豬、餵鷄鴨，買愛國儲蓄券，都成了「資本主義」。像這樣，「資本主義」的帽子滿天飛，就會弄得農民思想混亂、顧慮重重：不敢大胆發展生產、不敢買日用品、怕露富、怕搞副業生產……。

首先應該明確認識：農民自發的資本主義傾向，並不就是「資本主義」。比如，勞動農民張三，偶然用餘糧餘錢放點債、得點利，如不進行教育，加以防止，就會不自覺地走上資本主義道路，這是農民自發的資本主義傾向表現之一，但並不等於就是「資本主義」，因為他們眼前生活的主要來源還是農業勞動的收入，並不是專靠剝削別人來過活。

其次要分清楚：副業生產和資本主義行爲也不同。比如，農民李四，